

# 圣诞忆旧集

A Christmas Memory

〔美国〕杜鲁门·卡坡蒂 著  
潘帕 译

纪念版

# 圣诞忆旧集

A Christmas Memory

〔美国〕杜鲁门·卡坡蒂著 潘帕译

纪念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诞忆旧集 / (美) 杜鲁门·卡坡蒂

(Truman Capote) 著; 潘帕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 
2018.1

书名原文: A Christmas Memory

ISBN 978-7-5447-7126-9

I. ①圣… II. ①杜… ②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5964号

"A Christmas Memory" © 1984 by Truman Capote

"One Christmas" © 1983 by Truman Capote

"The Thanksgiving Visitor" © 1967 by Truman Capote

Copyright renewed 1995 by Alan U.Schwartz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 a division of

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
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) and English languages

copyright © 2018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177号

圣诞忆旧集 [美] 杜鲁门·卡坡蒂 / 著 潘帕 / 译

责任编辑 於梅

装帧设计 胡芑

责任印制 颜亮

原文出版 The Modern Library, 1996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
邮箱 yilin@yilin.com

网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
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张 6.625

插页 4
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7-7126-9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。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001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

027 一个圣诞节

047 感恩节来客

091 A CHRISTMAS MEMORY

123 ONE CHRISTMAS

149 THE THANKSGIVING VISITOR

##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



18 11 18 2 2 11

21

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，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。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片老宅中的厨房。厨房里最醒目之物是一个黑色大烤炉。此外还有一面大圆桌和一个壁炉，壁炉前放了两把摇椅。就是从那天开始，壁炉开始了这一季的低吟。

厨房的窗前站着一个人，白发剪得很短，脚上一双网球鞋，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没有形状的灰色毛衫。她娇小灵活，像只矮脚母鸡。不过，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久病，肩背变成令人遗憾的微驼。她的脸很特别，有点像林肯，像他的一样嶙峋，而且染了风霜日晒的颜



色，可同时又有点娇气，骨骼匀细；眼睛是雪莉酒的黄褐色，目光惊怯。“哦天，”她欢快地喊道，气息吹蒙了窗玻璃，“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。”

她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。那时我七岁，她六十来岁。我们是表亲，很远的那种。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，从我记事起就是。老宅里还住了其他人，都是亲戚，他们比我们强大，经常弄得我们哭。我们呢，总的说来不太在意他们。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她叫我巴迪<sup>①</sup>，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。那个巴迪死在1880年代，她那时还是个小女孩。她现在仍是个小孩。

“我还没起床就知道了。”她说，从窗边转过身来，眼神喜悦而果决。“法院的钟声又冷又脆，听不到鸟叫，它们都去了温暖的地方。确实是的。哦，巴迪，别再往嘴里塞面饼<sup>②</sup>了，去找我们的小车，帮我找下帽子。我们要烤上三十个蛋糕。”

总是这样：十一月的某个清晨来临，我朋友被点燃了内心的火焰，想象力也因之欢腾，似乎是为了给

---

① 英文原文是 **Buddy**，是伙伴、兄弟的意思。

② 美国人的 **biscuit** 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饼干，而是一种不用酵母发酵，只在面粉中添加烘焙粉或苏打粉烤出来的软面饼，类似于面包。

一年的圣诞季节致以正式的欢迎辞，她大声宣布说：“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！去找我们的小车。帮我拿帽子来。”

帽子找到了，一顶浅顶宽檐大草帽，装饰着已经褪色的天鹅绒野玫瑰，是一个时髦的亲戚以前用过的。于是，我们一起推了小车，一辆很破败的婴儿车，出了园子，去到一个山核桃果园。这辆车是我的，就是说，是在我出生时为我买的。柳条编的，都快散开了，轮子颠得像醉鬼的腿。可它一直很管用；春天我们推着它去树林，装满鲜花、草药和野蕨，好插到前廊的花罐里；夏天我们在里面放上野餐的行头和钓鱼的甘蔗秆，推着它来到小溪边；冬天它也自有用场，作为货车把柴火从院子里运进厨房，作为奎妮一张温暖的床。奎妮是我们了不起的黄白毛捕鼠獾，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，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。

三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厨房，开始给那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去壳。我们捡得背都疼了，那些核桃好难找啊（大部分果实都被摇了下来，给果园主人拿去卖了，而果园的主人不是我们）：树叶会将它们掩盖，而

霜打过的草也会混淆我们的视线。咔嚓！嘎吱！欢快的裂壳声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鸣。很快，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<sup>①</sup>里堆成了金灿灿的小山。奎妮过来讨吃，我朋友时不时悄悄地塞给她一小粒，可是坚持我们自己不能尝。“我们不能这样，巴迪。一旦吃起来就停不住。本来就不太够。要做三十个蛋糕呢。”厨房里暗了下来。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：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，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。最后，月亮升得老高了，我们把最后一片壳扔进火里，一起打着呵欠，看它烧起来。小车空了，碗却装得满满的。

我们边吃晚餐（冷面饼、火腿和黑莓酱）边讨论明天的事情。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：买东西。樱桃和香橼、生姜和香草、夏威夷菠萝罐头、干果皮、葡萄干、胡桃和威士忌，哦，还有那么多面粉、黄油，那么多鸡蛋、香料、调味料；噢，我们需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。

---

① 牛奶玻璃是一种乳色半透明的玻璃，发明于十六世纪的威尼斯，乳色效果是向原料中添加二氧化锡所致。

但去买之前，还得解决钱的问题。我们俩谁都没有。除去家里的人偶尔给的一点零钱（一角都算是大数目了），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捣鼓各种营生赚来的：卖旧货，卖一桶桶手摘的黑莓、一罐罐自制的果酱、苹果冻和桃干，还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。有一次我们在全国橄榄球赛上赢到了第七十九名，得了五元钱，并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一丁点橄榄球，只是我们参加各种我们听说的竞赛。那时我们的希望集中在为一个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万元大奖上（我们提议叫“A.M.”，因为我朋友害怕这样会读神，所以一番犹豫之后，才给出广告语：“A.M.！阿门！”）。说实话，我们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后院木棚里开设的“妙趣与奇观博物馆”。“妙趣”是一台实体幻灯机，里面存有华盛顿和纽约风景的连续幻灯片，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（她发现我们借用的原因后大为光火）；“奇观”是我们自己的母鸡孵出的一只三条腿小鸡崽。周围每个人都想来看看这个小鸡崽，我们收大人五分，小孩两分的参观费。等到博物馆因为主要参观对象的病亡而被迫关门时，我们足足赚了二十元。

我们每年都想方设法凑足了这笔圣诞节储蓄，水果蛋糕基金。这些钱我们藏在一个古老的缀珠钱包里，钱包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，地板上压着一个夜壶，夜壶上面是床。我们绝少把钱包从那安全的藏匿点拿出来，除了放钱进去的时候，或者每星期六的那次提款。因为星期六我可以拿一角钱去看电影。我朋友从来没去看过电影，她也不打算去：“我宁愿你讲给我听，巴迪。这样想象的余地更大。再说，一个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应该不知爱惜地用眼。上帝来时，我可以看清点他。”除去从没看过电影之外，她从未做过的事情还有：下馆子，出门五英里远，收发电报，阅读《圣经》和报纸漫画版以外的东西，化妆，被诅咒，诅咒别人，故意撒谎，让一条饿狗饿着肚子走开。而下面则是一些她做过，确实做过的事情：用锄头打死一条本县人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（十六节）<sup>①</sup>；吸鼻烟（偷偷地）；驯养蜂鸟（试试而已），直到它们立在她的手指上；讲吓人的鬼故事（我们都相信有鬼），让人在七月天也感到

---

<sup>①</sup> 响尾蛇尾部的响铃由若干鳞片组成，每蜕一次皮便增加一片，十六节有十六片鳞片。

寒意；自言自语；在雨中漫步；种出全城最美的日本山茶；知道每一种印第安老药方，包括一种神奇的除疣方。

现在，吃过晚饭，我们回到我朋友的房间，在房子比较偏的位置，里面她睡的铁床被漆成玫红色，她喜欢的颜色，上面盖了一床百衲被。我们默不作声，沉湎在密谋的快乐中，从秘密的藏匿处把缀珠钱包取出来，把其中的内容倾在被子上：紧紧卷裹的一元钞，绿如五月的苞芽；暗色的五十分币，重到可以压覆逝者的眼；漂亮的一角银币最活泼，响声真叫清脆；五分币和二十五分币被磨得像溪水中的卵石一样滑；可最多的是散发出苦味的一分币，堆了可恨的一堆。去年夏天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人跟我们讲好，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，他们付我们一分。哦，那场八月屠杀！飞去天堂的苍蝇们！这样的工作不会让我们觉得有面子。并且，我们数钱的时候，感觉像在数苍蝇的尸体。两个人都没有数字头脑。我们慢慢数着，数忘了，又重新开始。她数的结果是12.73元，我数到最后是整13元。“我真希望是你算错了，巴迪。我们不能在‘十三’上面含糊。蛋

糕会散掉。要不就会把什么人送进坟墓。哎，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在十三号起床活动。”这是真的，她总是在床上度过十三号。因此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拿掉一分钱，把它抛出窗外。

水果蛋糕所包含的各种成分里，威士忌最贵，也最难弄到，因为州法律禁止酒类销售。但谁都知道哈哈·琼斯先生那里有卖。第二天，在采购完了那些较平常的原料后，我们出发去哈哈先生的店，那是河岸远处一个罪孽深重的（据公众看法）、供应炸鱼宴<sup>①</sup>的跳舞酒吧。出于同样的使命，我们以前去过那里；但前面几年我们只是找哈哈的妻子办事。她是一个紫棠面皮、黄铜色漂发、总是一副倦态的印第安女人。实际上，我们从未跟她丈夫照过面，只是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，脸颊上有几道剃刀疤的巨人。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很阴沉，从来不笑。我们朝他的酒吧走去（一个大木屋，里里外外挂满一串串花花绿绿的裸灯灯泡，坐落在河边泥

---

① fish-fry 是一种以炸鱼为主，佐以炸玉米饼，炸薯条，卷心菜色拉的餐食。在美国南部，也指一种家庭或亲友聚会，聚会时吃的就是炸鱼宴。

岸上的树荫里，灰雾一般的青苔浮漫在树枝间)，脚步慢了下来。奎妮也黏在我们身边，不再欢蹦跳跃。哈哈的酒吧里有人被谋杀。被切成了块。头部遭袭。下月还有个案子要开庭。自然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夜晚，在彩色灯泡涂抹疯狂图案、留声机发出凄厉哀号之际。白天哈哈的酒吧破败而荒凉。我敲了敲门，奎妮吠了几声，我朋友喊道：“哈哈夫人，太太？有人在家吗？”

脚步声。门开了。我们的心都翻了个。那是哈哈·琼斯先生本人！他是个巨人，脸上确实有疤，也不笑。不，他那撒旦似的斜挑眼怒视着我们，大声发问：“你们来哈哈买什么？”

有一会儿我们吓得说不出话。然后我朋友终于出了点声，但也大不过耳语：“哈哈先生，如果可以，我们想要您一夸脱最好的威士忌。”

他的眼睛挑得更斜了。你能相信吗？哈哈在咧嘴笑，又哈哈大笑。“你们当中谁是喝酒的那位啊？”

“我们要做水果蛋糕。哈哈先生。是出于烹饪需要。”

这让他冷静了点，皱起眉头，说：“绝不能那样浪费好的威士忌。”不过他还是转身进到酒吧的暗影里，



几秒钟以后又出现了，手中拎着一瓶未贴标签的雏菊黄的酒。他在阳光下展示了它的气泡，说：“两元。”

我们一分五分一角地数给他。突然，他把一手的硬币像摇色子那样摇得哗啦响，脸色缓和下来。“你们听着，”他把钱倒回我们的缀珠钱包，提议道，“送我一个你们做的蛋糕就可以了。”

“哦，”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评价说，“真是一个可爱的男人。我们要在他的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。”

黑色烤炉里塞了炭和柴火，燃烧得像一个发光的南瓜。打蛋器旋转着，茶匙在一碗碗的黄油和糖里搅动，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美，生姜增加了它的香气。甘美的、挑逗鼻孔的香味浸透了厨房，弥漫到屋子里，又随着一阵阵炊烟飘向外面的世界。我们的活计四天就好了。三十一个浸润着威士忌的潮湿蛋糕，正在窗台和架子上晾晒着。

都是为谁做的呢？

朋友们。不一定是邻近的朋友，事实上，大部分蛋糕都是为那些我们也许只遇见过一次，或者素未谋面的人做的。那些讨我们喜爱的人。比如罗斯福总统。比